

“愛 / 好 + vp” 結構的反意願用法研究

胡 玉 華

0. 引言

“愛、好”是常用單音節詞語，義項眾多，其中作心理動詞是其常用意義。在《漢語大詞典》的釋義中，二者完全相同義項有“喜愛、愛好”，其意義相近的義項有兩個，分別是：“好(hào)”的義項②“表物性或事理的傾向性”，“愛”的義項⑨“容易發生某種變化，常常發生某種行為”。這兩種解釋雖語言描述有異，但都是指事物的傾向性，因此從表“喜好”和“傾向性”的義項來看，二者可以視為一組同義心理動詞。從句法、語義、語用的層面來看，這兩個詞也有許多共同之處。在句法結構上，其後的感事實語可以是名詞性的結構，也可以是謂詞性結構。在語義上，二者有共同義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愛、好”後帶謂詞性賓語成分時（愛/好+vp），其實語所陳述的多半是說話人主觀上不願意發生的事情，也就是跟說話人的主觀意願相反的事情。在語用上，“愛/好+vp”很多時候體現了說話人對事件的負面評價，一般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體現了說話人的主觀性。

對於“愛+vp”結構這一語義特點，《現代漢語八百詞》已有介紹，“愛”字第五項釋義是：“容易發生。必帶動詞、形容詞賓語。賓語通常是說話人主觀上不願發生的。”所謂“容易發生”，即是表事物的傾向性。“愛+vp”結構中，“VP”所代表的事物的傾向性往往與說話人的主觀傾向性之間存在矛盾，即事物的傾向性與說話人的主觀意願相反。為行文方便，我們姑且將之稱為反意願用法。我們感興趣的是，這種反意願用法是何時產生的？如何產生的？且“好+vp”也有相似的用法，詞典中並未提及。學者對“好+vp”結構的研究多重視“好”作為副詞、助動詞的用法，以及其語法化的過程，或者“好+vp”結構的詞匯化現象。如：徐丕華(1996)、戴宗傑(2009)。也有學者對“好”字表“傾向性”的語義進行了討論，如申惠仁(2009)對“好”用於vp結構前的語義進行了描述。作者解釋此義項時共列舉了5個例句：“(22)酒喝多了好惹事；(23)我們家寶寶好打嗝；(24)這孩子好暈車；(25)這個地方好出車禍；(26)這個時候好出差錯。”這些例子的vp所表示都是負面的傾向性，是反意願用法。但是作者並沒有指出其實語通常是反意願的，僅僅對其進行了簡單的語義解釋。對“愛+vp”結構，學者討論最多的是“愛v不v”結構，而對單獨的“愛+vp”則關注者很少。趙燕華(2015)在分析“愛”字詞義演化時，認為“愛”表傾向性語義的來源是由於沾染了其後組合成分的動詞性義素，從而產生了“容易發生某種變化，常常發生某種行為”的義項。對此觀點，我們認為值得商榷，並且該文也未提及“愛+vp”結構的反意願用法。目前，筆者尚未查閱到對“愛/好+vp”結構的反意願用法出現的時間和原因進行分析的相關研究成果。我們以北大語料庫為依據，參考國家語委語料及筆者自己搜集的語料，窮盡性地統計心理動詞“愛、好”二字在歷代代表性文獻中的用例，分析了其用法、意義，對“愛/好+vp”的句法結構從歷時層面考察其語義、語用的異同，並力圖探討這種反意願用法產生的原因。

1. 心理動詞“愛、好”的詞義分析

“愛、好”從古至今都是常用心理動詞，其義項眾多。我們首先從二字的字形結構入手分析其本義，並考察其作為心理動詞的義項與本義的關係，分析其詞義引申的方式和原因。義素分析法是分析古漢語詞義的常用方法，對詞語的各個有聯系的義項進行義素特征描寫，可以清晰的反映詞義演變的過程。因此本文採用該方法來分析“好、愛”二字的詞義演變。對二者的詞義演變的考查，是分析“愛/好+vp”結構的語義基礎。

《說文解字》是漢代許慎所著，是分析漢字本義的重要參考著作。因此我們結合《說文》的解釋來考察“愛、好”二字的本義。

(1)《說文解字·卷五·攴部》：愛，行兒。從攴恣聲。

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行兒也。心部曰：恣，惠也。今字假愛為恣，而恣廢矣。愛，行兒也，故從攴。從攴恣聲。

從《說文》和段注的解釋來看，“愛”字由最初造字字形反映的本義是“走路的樣子”。而最初表示“慈愛”意義的文字是“恣”。因二字在上古音同，故用“行路的樣子”的“愛”字，假借記錄“慈愛、喜愛”義的心理動詞“恣”。“愛”與“恣”是本有其字的假借關係。

其詞義演變及相關義項義素分析可表示如下：

愛：義項1. 常用假借義：慈愛（對人的感情+好感+程度深）
 義項2. 喜愛、愛好（對人、物的好感+傾向性）
 義項3. 常常、容易（人、物+傾向性）

(2)《說文解字·卷十二·女部》：好，美也。從女子。

《說文解字注》：好本謂女子。引伸為凡美之稱。凡物之好惡，引伸為人情之好惡。本無二音。而俗強別其音。從女子。會意。

漢代楊雄《方言·卷二》：好，凡通語也。

由《說文》和《方言》的解釋可知，“好”字的本義是“漂亮”，專指女子外貌美麗，是當時的雅言。

其詞義演變及相關義項義素分析可表示如下：

好：義項1. 本義：漂亮。（女子+外貌漂亮）
 義項2. 喜愛（對漂亮女性的情緒+好感傾向性+程度深）
 義項3. 愛好（對一切事物的情緒+好感傾向性+程度深）
 義項4. 常常、容易（人、物+傾向於某種狀態）

通過對二者的義素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愛、好”在語義上有相通之處。二者有意義相同的義項，相似的詞義引申方式。那麼這種語義的演變是其獨立進行的，還是二者在語義、語用上有著相互的影響？這可以從二者各個義項出現時間的早晚及其使用情況來分析。

2. “愛/好+vp”結構的語義、語用歷時演變考察

僅從“愛、好”二字的義素分析來考察是不足以反映“愛/好+vp”蘊含有反意願的語義，也很難看出這種反意願用法的生成機制。因此本文擬從這兩個動詞搭配賓語對象（即從感事實語）的角度去分析，分析其搭配成分的詞性和意義類屬，同時也考查“愛、好”搭配的賓語與說話人的主觀願望，或者與社會期望值之間是否一致。我們將符合說話人期望值的、與說話人的道德評價相一致的，或者符合社會期望值、與社會的道德評價相一致的，稱之為正面意義的積極色彩義。反之，稱之為負面意義的消極色彩

義。沒有明顯主觀傾向性，僅是客觀陳述的，稱之為中性色彩義。

下面我們分別從上古、中古、近代三個不同的語言發展階段來分別考察“愛”和“好”字的語義、語用情況。

2.1.1. 上古漢語

在上古漢語中，“愛”兼有名詞和心理動詞兩類詞性。通過對該時期“愛”字用例的詞義分析，我們發現其作為心理動詞的用法主要有兩個義項：①對人或事物具有深厚的感情。其感事實語主要是體詞性的成分，並且主要是人，表示對人的感情。對事物的感情一般不用“愛”，一般不帶謂詞賓語。②吝嗇，舍不得。本文考查的是與“好”意義相近的第一個義項的用法，對第二項用法暫不討論。

“好”的賓語主要是事物，表“喜好”和“傾向性”意義的用例要早於“愛”字，且“好+vp”的結構在上古已出現。其感事實語中，說話人認為的負面意義的用例要多於正面評價的用例。

我們主要考察了《尚書》、《左傳》、《孟子》、《論語》四部典籍中的“愛、好”的使用情況，統計其作為心理動詞的用例，分析其語義和語用。

2.1.1.1. “愛、好”在《左傳》中的語義、語用分析

(1) “愛、好”二字在《左傳》中的賓語搭配成份分析。

“愛”字用例統計：

《左傳》中共有82例，用作心理動詞“表對人或物的深厚感情”者共39例。其感事實語主要是人，共計36例；感事實語是物者，僅3例，且其意義是“愛惜”。例如：

※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隱公元年》（賓語是人）

※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僖公五年》（賓語是人，虞國國君）

※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僖公二十八年》（語義是愛惜；賓語是抽象事物，才能）

※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襄公十四年》（語義是愛惜；賓語是物）

※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哀公二年》（語義是愛惜；賓語是物）

“好”字用例統計：

“好”在《左傳》中共有148例。作為心理動詞意義主要是“喜好，愛好”，共38例。其實語可以是體詞性的成分，也可以是謂詞性成分。體詞性賓語主要是事物賓語，如：鶴、冠等具體事物，人作賓語的用例較少；也可以是抽象的事物，如：正直，勇，戰，兵等。謂詞性的賓語結構，如：“好以眾整”，“好以暇”，“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其中人物做賓語的用例僅3例，但意義與“愛”表示“對至親的深厚感情”的意義不同，僅是表示對人的好感。列舉如下：

※孟氏之禦騶豐點好羯也。《襄公二十三年》（語義：喜歡）

※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襄公二十六年》（語義：被喜歡）

※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定公四年》（語義：喜歡）

(2) “好+感事實語”的語義色彩分析

“好”是一個主觀性比較強的詞語，如果要用現代漢語翻譯的話，很多時候應該翻譯做：很喜歡，非常喜歡，太喜歡。如：衛懿公好鶴。現代漢語譯文應該是：衛懿公非常喜歡鶴。這裏有“好”有“程度深”

的義素特征，含有程度副詞“非常”、“太”的意義在內，這可以看作是“好”的隱含義。

“好+感事實語”的實語通常用來表示某人的一種喜好。有時這個結構僅是對喜好的一種客觀陳述，不帶有說話人的主觀傾向性，但多數時候，“好+感事實語”是可以體現說話人的態度的。考察“好”與實語的組合，我們發現該結構常常帶有作者的主觀價值評價，並且多數時候是表達說話人對此行為或愛好是持否定態度的。通常情況下，與“好”組合的實語所代表的行為、愛好，或者是違背社會習俗的，或者是該行為會造成一種不良的後果，因此說話人對這種喜好或行為是持反對的態度的。可以說，很多情況下“好”所帶實語是與說話人的意願是相反的。

在《左傳》中，心理動詞“好”共38例，我們從上下文語境來考察其語用環境及意義表達，統計“好+感事實語”所表達的語義色彩情況如下：正面色彩的有7例，中性意義者2例，負面色彩者有29例。其中“好+vp”結構7例，全部是負面色彩意義。

① 負面色彩義

該類又可細分為兩種情況。

a. “好”的感事實語本身即是貶義色彩的行為，則“好”與其組合後的語義毫無疑問仍然表達消極色彩義。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文公十八年》

※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昭公元年》

b. “好”的感事實語看似是對個人喜好的一種客觀敘述，其實暗含說話人的褒貶之意的。這種情況往往要結合具體的上下文語境，或者結合具體社會背景、文化心理來理解。“也就是這種組合負面傾向義依賴特定的常識性認知，或者說話人的主觀認識做參考，則整個負面義的成立需要有一定的語境背景的支持”，“此參照背景，可以是上下文，也可以是潛在的主觀性認識。”（黃紅娟2014：103）下面酌舉數例分析如下：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閔公二年》

（好鶴，本來只是個人的一種愛好，似乎應該看作中性行為，但衛懿公作為君王，重斂於民以充鶴糧，好鶴而不愛民，最後身死國亡，成為玩物喪志的典型代表。後人評價其“衛懿好鶴而亡國”，故而，作者對其愛好是持否定態度）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鷗冠。《僖公二十四年》

（晉杜預注：“聚鷗羽以為冠，非法之服也。鄭伯聞而惡之。”故而派盜賊殺掉了子臧。因為一項過分的愛好而導致了身亡的後果，說話人對此愛好是否定態度）

※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襄公四年》

（晉侯好田，故魏絳以同樣好田亡國的後羿來警示晉侯。）

※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哀公七年》

（公孫強投君所好，以田弋謀仕祿，終國滅身死。作者對曹伯陽及公孫都是持否定態度的。）

※子**好**直言，必及於難。《成公十五年》

（如果僅是偶爾直抒胸臆，直言心中所想，不能稱之為“好直言”。“好直言”是經常或者完全的心口如一，這樣過分率直的性格，在伯宗之妻看來容易招來災禍的，故而對伯宗是時時告誡。對“好直言”的這種性格傾向，說話人自然是反對的。）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僖公十九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魏明帝青龍三年》：“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土功”本來指治水、築城、建設宮室等，無所謂褒貶色彩的。但“好土功”，即大興土木。中國傳統文化尚節儉，“大興土木”是跟“勞民傷財”聯系在一起的一個貶義詞，因此“好土工”也是貶義的。)

※公子州籲，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隱公三年》

(宋蘇軾在《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一文中說：“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所謂“飲食男女，性也”，本來無可厚非，但過分追求食、色等動物性層面的感官享受，則墮於低級趣味。故而“好吃、好色”是道德評價性的詞語。“好色”毫無疑問是一個貶義色彩的詞語，而蘇軾將“好兵”與“好色”等列，一同斥為傷生、賊民之事。)

② 中性色彩義

這種情況僅是對愛好的客觀陳述，不表達說話人的主觀態度，用例僅2例。

※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昭公二十九年》(該例是對愛好的客觀陳述，無所謂褒貶)

※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定公四年》(該例中“好”字意義是“喜歡”，以人為賓語，比較特殊。但也僅是客觀陳述，無褒貶之意)

③ 積極色彩義

這種情況下，其搭配詞語有限，往往是儒家或社會公認的美德。

※與田蘇遊，而曰“**好**仁”。《襄公七年》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襄公七年》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襄公二十一年》

※**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昭公十三年》

2.1.2. 其他典籍用例統計簡介

《尚書》中“好”共17例，心理動詞用法8例，其中負面義色彩者6例，積極色彩義者2例。“愛”共7例，心理動詞用法3例，賓語是人，或無賓語。

《孟子》中“好”共57例，心理動詞用法49例。其中積極色彩義者15例，是與“善、德、仁”搭配。其餘是帶有負面評價色彩義的賓語，如：好樂，好色，好戰，好勇，好為人師，好事。其中“好+VP”結構6例。無人物作賓語的用例。

“愛”共37例，心理動詞27例。賓語主要是人，事物作賓語者僅1例，其意義是“愛惜”。

《論語》中“好”共有53例，心理動詞49例。其中負面義色彩者8例，41例都是積極色彩者。統計結果與以上各書大不相同。但仔細分析“好”字所帶的積極色彩義的賓語，我們發現其搭配賓語對象比較特殊，是儒家認為君子所應具備的美德，如：學、仁、義、禮。而值得注意的是“好+VP”結構有5例，全部是表示負面色彩義的。列舉如下：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學而第一》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學而第一》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衛靈公第十五》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陽貨第十七》

“愛”字共有9例，心理動詞8例，其中表“吝惜”者2例，其餘表示對人的深厚感情。

2.2. 中古漢語

在中古時期，心理動詞“好”的各個義項基本是對上古用法的繼承，而“愛”字的意義和句法結構都發生了較大變化。此時，“愛”字出現了表“喜好、愛好”的義項，同時“愛+VP”的結構也出現了。該結構表示對“喜好”的客觀陳述。

該時期的代表性典籍我們選取《世說新語》為例，並兼及《全唐詩》、《北史》、《北齊書》等唐代典籍。

2.2.1. 中古時期，“好”字在上古時期的常用意義仍在沿用

《世說新語》中“好”共92例，心理動詞用法有44例。其中負面色彩者22例，中性者22例。“好+VP”結構24例，其中表達負面色彩義者14例，中性色彩義者10例。

由統計數據看來，似乎“好”字表示負面色彩義的用例在整個心理動詞的用例中所占比例比先秦時要少一些。這可能跟魏晉時期崇尚風骨，張揚個性的文人風尚有關。此時，在先秦人看來有些過分的“癖好”不再是道德缺陷，而是一種時尚與個性風采的展現，文人不僅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種特立獨行，正是與正統道德提倡的中庸之道相背而行的，是魏晉時期文人對禮教的一種反抗方式。這點可從《晉書》記載得到反映。

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晉書·卷三十四·杜預列傳》

我們通常將過分的愛好稱之為“癖好”，二字是同義複音詞。則“好”與“癖”同義，而“癖”這個詞語本身是一個負面意義的詞語，最早見於梁顧野王所著《玉篇》：癖，食不消。從其構字來看，該字是從疒，從辟，辟亦聲。本意乃是一種病，飲食過多，導致積食。又引申之，《正字通》解釋為：“嗜好之病”。可知，古人認為“癖好”是一種病態。“好”既然與“癖”同義連文，意義相同，從而可知，在國人的文化心理中，“好”也是一種“過分”之病。在《世說新語》一書中，也記載有作者對“癖好”的看法。如《世說新語·雅量》：“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劉義慶評價“好屐”與“好財”“同是一累”，也就是把“好……”看作一種過分的拖累，是一種負面的評價。但在魏晉那個特殊時代，“癖好”是文人引以為傲的個性展現，其褒貶色彩開始變化，故而杜預以自己“《左傳》癖”為傲。

2.2.2. “愛+感事實語”結構的語義和句法都開始發生變化

在《世說新語》中，“愛”共31例，心理動詞15例。其語義主要是對人、物喜好的一種客觀陳述。賓語是體詞性成分，多半是人，事物作賓語的僅有1例。

※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世說新語·品藻》

從國家語委語料庫的統計例句來看，在中古後期，作為心理動詞意義的“愛、好”在文獻中開始出現同義連文形式，表明“好”與“愛”意義相同，此時“愛”已產生了“喜好”的意義。如：

※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北史·魏書·列傳第五十九》唐 李延壽

此例中，“好、愛”意義相同，表示興趣，愛好。這個時期開始，“愛”後的賓語成分也開始發生了變化，其實語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事物賓語可以是具體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如：

※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北史·隋書·卷四十三·列傳第八》唐 李延壽

※道慎弟道約，字善禮，……樸質遲鈍，頗**愛**琴書。《北史·魏書·卷四十二·列傳第三十》唐 李延壽

※絃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北齊書·第二十五卷·列傳第十七》唐 李百藥

以上例句，賓語均非人，乃是物，是“愛好、喜好”之意。同時，不僅在意義上“愛”有了與“好”相同的義項，而且“愛”字的句法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可以帶謂詞性的成分，也就是跟“愛”組合的感事實語也可以是某種行為或動作，出現了“愛+VP”結構。唐代正處於中古漢語與近代漢語的過渡期。此時，“愛”字的意義和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也正與中古時期漢語發生重大轉折的語言事實相一致。

“愛+VP”結構例句聊舉數例如下：

※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交遊，善戲謔。《北齊書·卷四十五·列傳第三十七·文苑》唐 李百藥

※**愛**玩經典，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北史·魏書·列傳儒林第七十二》唐 李延壽

※性疏常**愛**臥，親故笑悠悠。《武功縣中作·三十首·其六》唐 姚合

※**愛**閑求病假，因醉棄官方。《武功縣中作·三十首·其七》唐 姚合

※知君少壯無幾年，莫**愛**閑吟老松月。《秋夜山中別友人》唐 施肩吾

2.3. 近代漢語

近代漢語中，“愛”表示“喜好、愛好”仍是其常用意義，但此時開始引申出表“傾向性”的意義，可以解釋為“常常、容易”的意思。且“愛+VP”結構開始出現“VP”所代表的傾向性與說話人主觀意願的相反的用例，而“好+VP”表傾向及與說話人意願相反的用法仍比較多見。

該時期，我們主要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聊齋俚曲集》、《紅樓夢》中的“愛”和“好”為研究對象。

2.3.1. “愛+VP”結構語義的演變

(1) 引申出表傾向性的意義，可以解釋作“常常、容易”。比較早期的用例在宋代的《朱子語類》中已經出現。如：

※子張較聒噪人，**愛**說大話而無實。《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二》

(2) “愛+VP”表傾向的用例開始有表反意願的用法，且這種用法到明清時期開始增多。《金瓶梅》、《聊齋俚曲集》中都有“愛+VP”表反意願的用法，而《紅樓夢》這種用法尤其增多。如：

※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奸詐。《金瓶梅詞話·第十九回，6a, 8》

※單**愛**行鬼路兒。《金瓶梅詞話·第七三回，7b, 6》

※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的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紅樓夢·第二十二回，5b, 1》

※那林姑娘嘴里又**愛**尅薄人，心里又細。《紅樓夢·第二十七回，3b, 9》

※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習**愛**哭。《紅樓夢·第六十四回，9a, 4》

※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群里鬧。《紅樓夢·第六十六回，1b, 3》

※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紅樓夢·第三十一回，7a, 4》

以上例句中都是“愛+VP”結構，其中的“VP”成分都是帶有負面色彩義的，是說話人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或者不贊同的行為，如“愛惱人，愛刻薄人，愛哭，愛說話”等等。這是“愛+VP”在近代時期新產生的用法。

2.3.2. “好+VP”表傾向及反意願用法仍常用

《醒世姻緣傳》中“好”作為心理動詞的用例共有27例，其中有反意願傾向者11例。《金瓶梅》中“好”字作為心理動詞的用法有27例。“好+VP”有11例，反意願傾向者8例。下面僅列舉《醒世姻緣傳》中的例句。

※這小相公睡覺常**好**落枕，猛回頭又**好**轉脖筋。《第四十回》

※那知晁大舍從來心性是個**好**殺生害命的人。《第一回》

※就算著你先沒了，你這一生慣**好**打搶人家的絕產。《第五十三回》

※起先**好**坐怕走，漸漸的**好**睡怕坐，後來睡了不肯起來。《第五十三回》

※這黧尖嘴薄舌專**好**講人闖門是非的漢子。《第六十三回》

※相於廷專**好**使嘴使舌的說我，不知幾時著了我手，也是這般一頓，方才解我積恨。《第六十三回》

※俺婆婆在世時，嘴頭子可是不達時務，**好**枉口撥舌的說作人。《第六十九回》

※口乾舌澀，眼困神疲，手酸腳軟，怕明喜暗，**好**睡懶行。《第七十九回》

※待了一會，打發相旺吃了酒飯；因他是**好**爭嘴的人，敬意買的點心熟食，讓他飽餐。《第八十二回》

※我從小兒不**好**吃獨食，買個錢的瓜子炒豆兒，我也高低都分個遍。《第八十七回》

以上例句中，“好”字所組合的感事實語都是一些負面意義的成分，“好+VP”結構都是表達說話人主觀傾向性的，是反意願的，即說話人對其後的感事實語都是持否定態度的。

2.3.3. 在近代漢語中，表示反意願的“好+VP”與“愛+VP”結構是同時並存的，但是“愛+VP”結構的反意願用法是呈增多趨勢的

《金瓶梅》中“愛”字有375例，心理動詞共有46例。“愛+VP”結構有7例，反意願傾向者僅有前文所列舉的2例。《醒世姻緣傳》中“愛”作為心理動詞用例34例，沒有“愛+VP”結構，全部是表示對人和物的感情，沒有反意願用法。

《聊齋俚曲集》主要是用“好+VP”的結構表達反意願用法，其中“好+VP”結構有反意願用法者11例，而“愛+VP”結構的反意願用法僅有2例。如：

※俺二姐姐極**愛**奉承，到那裏哄他二兩銀子，咱倆好分。《聊齋俚曲集·幸雲曲》

※留著待知音，不**愛**俗人看。《聊齋俚曲集·琴瑟樂》

但是在《紅樓夢》中，“愛”和“好”的使用情況發生了變化。“愛”字共261個，其中“愛+vp”共80例，反意願用法有14例。“好”共3908例，心理動詞共40例。“好+vp”結構共16例，反意願者5例。

《紅樓夢》中，表示“愛好、喜好某種行為”的意義時，大量使用了“愛+vp”結構，而“好+vp”表“喜好”的語義仍在用，只是用例的數量遠遠少於“愛+vp”結構。可知，此時在口語中“愛”正在取代“好”字在上古表“喜好、愛好”的常用詞地位，成為表“喜好”義的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並且“愛+vp”也沾染了“好+vp”表反意願傾向性的意義，也在逐漸取代“好”字表反意願傾向意義的主導詞地位。在《紅樓夢》中，“愛+vp”結構表示傾向性和反意願用法的用例較多，而以山東方言為基礎的《醒世姻緣傳》、《聊齋俚曲集》則多採用“好+vp”，這也體現了方言的差異性。現代普通話是以北

京語音為基礎的，與《紅樓夢》的語言更為相近，故而用了“愛+vp”的形式，而山東方言仍主要採用“好+vp”的形式。

2.4. 其他

現代漢語普通話中，表達傾向性與反意願的用法，主要是使用“愛+VP”的句式。此時，“愛+VP”結構有了進一步發展，經概念疊加和重新整合而產生的構式，如：愛A不A、愛咋咋，成為現代漢語中的常用固定結構，其語義主要表達說話人的不滿情緒，有著強烈的主觀性，這些構式的產生經歷了逐漸主觀化的歷程。“好+VP”的反意願用法仍在使用，如山東方言。此部分為現代漢語中共時層面的語義、語用分析及構式的歷時演變分析，以後將另行他文論述。

3. “愛/好+vp”結構的反意願用法成因分析

“愛/好+vp”的結構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好+vp”從上古至近代句式、語義、語用變化不大。“愛+VP”結構從產生到語義的變化都受到“好+vp”的影響。下面我們對“好+vp”、“愛+VP”結構反意願用法的來源分別進行分析。

3.1. “好+vp”結構反意願用法產生原因分析

“好+vp”的反意願用法的產生，一方面受到“好”字語義的影響，另外一方面也跟其語用環境有關。

3.1.1. “好”字語義的影響

“好”字本身是一個主觀評價性的詞語，既有對喜好的客觀描述，同時帶有說話人對其愛好的一種評價，並且這種評價中負面評價占多數，體現著強烈的主觀性。其語義含有“對事物過度偏好”的隱含語義，導致“好”字的實語多半是跟說話人意願相反的。這種隱含義的來源大概是由於女色禁忌及講究中庸之道的文化心理的影響，下面我們分別進行探討。

(1) “好”字的隱含語義和反意願用法的產生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女色禁忌心理的影響。“好”字的本義是“女子漂亮”，是形容詞，其最初的直接引申義主要有兩個。①形容詞，泛指一切美好的東西。“好”的本義是賞心悅目的美色，本來只是視覺的愉悅體驗，但後來不論是看到的、聽到的、嚐到的、還是心理感覺到的，任何能給人們帶來積極的、正面的愉悅體驗，都可以稱之為“好”。人們選用表示女性外貌漂亮的“好”字來泛指一切美好事物的原因用認知語言學的理论可以做出解釋。這個詞語是從男性視角來看的，“好”主要指女性漂亮。這一方面體現了視覺優先原則；另外一方面，人們選用表示女性的外貌美的詞語來泛指其他事物的美好，而沒有選用表示其他事物的外在美好的詞語，表明美色對男性視覺感官的衝擊力是勝過任何其他美好事物對其感官的刺激的，大概是其最原始最直接的情感體驗。②心理動詞，喜好。“好”字的本義是“女子漂亮”。女性的美貌很容易引喚起男性的愛慕之情，故而《禮記·大學》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自謙。”好好色，即對漂亮女子的喜愛乃人之常情，正是基於事物與人類情感的相關性，所以很容易引申出“喜愛、愛好”的義項。

但是，男性對美貌女性的感情卻不僅是簡單的愛慕之情，而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情感。如：漢語用“紅顏禍水”來稱呼美貌女性，這反映出在中國的男權主導的傳統文化中，對女色一直有著禁忌心理的，並且這種女色禁忌心理應該由來已久。呂思勉先生認為古人“同姓不婚”的婚姻禁忌產生的原因是：“群之患莫大於爭，爭則亂。妃色，人之所欲也。爭色，致亂之由也。同姓為昏則必爭，爭則干戈起骨肉間

矣。”（呂思勉 2005：186）也就是古時代人類的婚姻禁忌主要出於維護群體生活的穩定與安全的需要，而對此造成威脅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女色。故而，由呂先生的觀點看來，古人對女色的禁忌是從人類社會形成之初已經有之。

不僅是中華民族，在人類社會的男權時代都是對女色戒備如斯。這點在世界各國的神話傳說中可以得到體現。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神話傳說並非都是古人天馬行空的幻想，而是在文字產生之前，人類口耳相傳的歷史的變形。很多看似無稽之談的故事可以揭示出早期人類對自然、社會的看法和解釋。如：希臘神話認為給人類帶來災難、疾病、痛苦的人是美女潘多拉，《聖經》認為正是夏娃經受不住撒旦的誘惑，勸誘亞當跟自己一起吃下智慧果，導致人類被逐出伊甸園。由這些神話傳說看來，把人類所遭受的災難歸咎到某個女性身上是世界很多民族的共同認識之一。可知，女色禁忌心理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所特有的，大概是人類社會進入男權社會之後，男性的普遍認識。畢竟在任何時代，美色總是稀缺資源。古今中外，因對美色的明爭暗搶而導致的流血犧牲一直不絕於史書。因此，美色意味著誘惑和危險，男性將之視為洪水猛獸也就不難理解了。

整個有文字記載的中國古代史，幾乎就是一部男權社會史，能在歷史上留名的女性並不多。但我們在閱讀史書中那些記載國家傾覆、王朝更迭的重大事件的篇章時，往往都會發現有個魅惑君主的女人的身影，如：夏桀之與末喜，商紂之與妲己，周幽王之與褒姒。對於三代君主亡國的原因，史學家們是見仁見智的，但從古代史官角度看來，似乎他們的亡國都可以歸咎為對某個女子的過分迷戀。似乎君主都是好君主，只不過美色惑主，並對此大書特書，意欲以此為鑒，警示後世統治者。這反映出我們民族更是有著根深蒂固的女色禁忌心理。

“好”字由本義引申出的直接動詞意義本來是“喜好美色”，後來泛指“喜好、愛好其他事物”。但因為女色禁忌心理，故而該詞還有著“喜好美色是有害的”這麼一種隱含義。如：好色，即是一個貶義詞語，表示對女色的過度喜好，是一種道德缺陷。而像喜歡美色一樣喜歡其他事物，則有對事物的“過分追求”的隱含義。“好”，一方面引申出形容詞意義“美好”，另一方面又引申出動詞意義“愛好”，暗含“過分喜愛”的隱含義，表明古代男性對美色又愛又恨的矛盾心理。因此，“好”這個字的引申意義和方式也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可以反映出在古代男性的潛意識裏邊，既有對美色的向往，也有著畏懼之心、戒備之心，甚至對美貌女子的敵視。

(2) “好”字的隱含語義和反意願用法的產生也受到中庸之道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是講究中庸之道，過猶不及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則。不及之弊，人盡皆知，但“過”的危害，卻並非人人知曉。因此，傳統文化一直著重強調“過”的弊端，認為過猶不及。

“好某物”，表示對事物的執著。而“執著”，則意味著“過”；“過”則不正常，不合中庸之道，陷於弊病的範疇。喜、惡本是人之常情，是人類自然屬性的一面，但中庸之道重視理性與情感的合一，要求用理性去節制和約束人的情感，過分的放縱情感和欲望，都是有違道德的。因此，《孟子》中齊宣王自我批評說：“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好貨”，“寡人好色”。勇、色、貨，本身是對事物的客觀稱謂，是中性的色彩的。但是，“好勇、好貨、好色”在當時孟子時代已經都是道德評價性的詞語，故而，齊王才會很慚愧的承認自己的道德缺陷：寡人有疾。可知，在古人看來，人應該對自己嚴格要求，節制自己的欲望，而偏好某物，或者放縱自己的喜好，都是道德上的汙點。因此，“好某物”常常有著負面的隱含義，表達說話人的主觀評價，且往往是表示對該愛好持不贊同態度。

3.1.2. 語用環境對語義的影響

“好”字的“喜愛”義可以由本義直接引申而來，其表示“過分”的隱含義是受到文化心理的影響而產生的，而“好”字的語用環境又進一步加強了這種語義。

《漢語大詞典》中由心理動詞“好”字所組成的複音詞共41例。其中有很多是源於《論語》、《孟子》等上古典籍的，這些典籍幾乎是古代學者的必讀書目，對古人影響至深，也對我們的語言影響至深。我們統計了這些詞匯的褒貶色彩，其中貶義者23例，褒義者8例，中性者10例。

這些複音詞包括成語和雙音節詞匯，都是經過歷史的沉澱而逐漸由語法結構而詞匯化的，其意義受到最初結構組合意義的影響。有的語義組合是因為與負面義詞匯組合而產生了負面義的色彩。如：好行小慧，即愛耍小聰明。“小慧”是與傳統文化講究“大智若愚”之“大智”相對而言，本身即是負面色彩義的，“好”與之組合，組成的構式仍然是一個負面詞匯。有的語義組合負面屬性實現的方式是義位本身不具備負面義色彩，但與特定成分組合後，由社會主流態度賦予的負面性評價。如：好為人師。“為人師”是一個中性的陳述，無所謂褒貶之義。但與“好”組合之後，“好為人師”是與傳統文化講究謙虛謹慎的態度相反的，因此成為一個負面評價義的詞語。

另外，歷史上有關“好某物”的典故眾多，多半也是具有負面意義的。除前文《左傳》已經列舉過的“魏懿好鶴”之外，其他還有很多。如：楚王好細腰、晉文好惡衣、越王好勇士、齊王好衣紫等。這些癖好，從談話人的角度看來都是過分好，並且導致了說話人不願意看到的後果，說話人對其愛好都是持否定態度的。典故是傳統文化中非常重要一部分，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民族認知和思維方式。因此，古人反對對事物的過分喜好，認為玩物喪志。

在上古典籍中，人們把對於事物的過分喜好與執著，稱之為“好”，並且“好”字在負面義語言環境中用例遠遠多於積極色彩義的語言背景，則在語用頻率比較高的情況下，人們會形成思維定勢，自覺不自覺地將其與負面意義相聯系。甚至於人們已經在潛意識裏邊將“好+vp”看作一種有著負面評價的結構，因此在表達不滿情緒時會用此結構，而在積極的正面情緒的句子中，用“好”字結構則在語感上感覺不合適。

“好”字本身有對事物過度偏好的語義，而其使用環境又加劇了其負面義色彩，進一步制約了其後關涉的感事實語的選擇，並在語用上經常用於一種反意願的用法。語義與語用二者是互相影響的。

3.2. “愛+vp”結構的產生及反意願用法的來源分析

“愛+vp”結構的產生及反意願的用法是受到“好”字的影響，由同義語義場中詞義聚合同化而產生的。這種聚合同化產生的原因在於類推機制的的作用。該結構的語義、語用發展可劃分為兩個階段，下面分別敘述。

3.2.1. 詞義的引申

詞義的引申是基於聯想作用而產生的一種詞義發展，本義與引申義之間必然有某種聯系，或者相關。“從義素分析角度來說，就是甲乙兩義的義素必然有共同部分。一個詞的某一義位的若干義素，在發展過程中保留了一部分，又改變了一部分（或增，或減，或變化），就引伸出一個新的義位，或構成一個新詞。”（蔣紹愚1992：71）

“愛”本是表示至親之間的深厚感情，與“好”的意義並不相同。但是，二者具有共同的義素特征，都引伸出“愛好、喜好”的意義。這樣，“愛、好”成為表“喜好”義的同義心理動詞語義場中的成員。

古人將“愛好”同義連文使用，表明已將之視為同義詞。這為二者在意義及用法上的類推提供了可能性。

3.2.2. 聚合同化

聚合同化是近年來學者提出的表述詞義演變規律的術語之一。隨著對詞義變化研究的深入，學者發現有些詞義的演變原因很難在其詞義系統內部做出合理解釋。於是學者開始注意詞與詞之間的相互影響，並以此來解釋一些詞義的發展變化，歸納出種種除引申之外的詞義演變的規律。如：伍鐵平的“詞義感染”說，孫雍長的“詞義滲透”說，許嘉璐的“同步引申”說，蔣紹愚的“相因生義”說等。張博將之概括為“組合同化和聚合同化”兩大類。

運用“聚合同化”理論對詞義的發展演變進行研究，不再僅是單個詞義內部孤立的詞義考察，而是將詞匯視為一個系統，將屬於同一語義場的一系列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聯系起來考察，探求一個詞的詞義會受到另一個相關詞的意義的影響而發生變化。我們通過對“愛、好”意義演變的考察發現，“愛+vp”結構的產生及反意願的用法的出現都受到“好”字的影響，是由同義語義場中詞義聚合同化而產生的。

從中古開始，人們已經將“愛、好”視為同義詞，經常“愛好”同義連文使用。“愛”字在先秦時期，一般只能帶體詞性結構作感事實語，但在中古之後，“愛”也經常帶謂詞性賓語成分，其句法結構與先秦時期大不相同。而“好”字在上古時是經常用於“好+vp”結構，那麼基於人類的類推心理機制，可以用同義的“愛”字替換該結構，變成“愛+vp”。結構的替換，使得“愛+vp”產生。但最初，這個結構僅是表對興趣、愛好的客觀陳述，無反意願用法。但“好+vp”結構有反意願用法，這種用法也可以類推到“愛+vp”結構。因此，到近代時期，“愛+vp”結構產生了反意願用法也是由“好+vp”用法類推而來的。

“愛”字在最初表示“喜好”的意義的時候，其詞義本身不含負面的評價，“愛+vp”結構的反意願用法不可能是由詞義引申而來。則近代漢語中“愛+vp”反意願用法的產生，只能由“好”字的反意願用法類推而來。且在近現代漢語中，“愛+vp”的語義和語用幾乎與“好+vp”一樣，都經常表示反意願用法，與其組合的關涉要素一般都是負面傾向的，經常與具有負面意義的成分組合，如：愛使小性子，愛刻薄人，愛生氣，愛批評人等。

4. 結論

(1) 通過對“愛/好+vp”結構的歷時演變考察，我們發現在不同歷史時期它們的句法、語義、語用都有著很大的差異。

在上古時期，“愛”與“好”的語義、句法差異很大。“愛”表示對人或事物（主要是人物）的深厚感情，是對心理活動的客觀陳述，不帶有說話人對該心理活動的評價，主觀傾向性相對而言較弱。在句法結構上，“愛”主要帶體詞性賓語。“好”則主要是表示對事物的喜愛和愛好，也可以表傾向性，且“好”是一個體現說話人強烈主觀性的詞語，含有“非常喜歡，喜歡過甚”的隱含義。在句法結構上，其實語成分可以是體詞性的，也可以是謂詞性的。中古開始，“愛、好”經常同義連文使用，“愛”字引申出“喜好、愛好”的義項，與“好”字部分語義趨同，並且開始帶謂詞性賓語。到近代時期，“愛”產生了表傾向性的用法，並且“愛+vp”結構也產生了反意願用法。此時，“愛、好”作為心理動詞的句法、語義和語用幾乎完全趨同。因此，在近、現代漢語中“愛、好”作為同義心理動詞很多時候可以互相替換使用，這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而形成的。

(2) “愛/好+vp”都可以表達反意願用法，但二者反意願用法的來源不同。

“好+vp”的反意願用法來源於“好”字自身語義和語用環境的影響。“好”本身是一個體現說話人強烈主觀性的詞語，含有“非常喜歡，喜歡過甚”之義。這種語義受到了傳統文化中的女色禁忌和中庸之道的影響，有“好之則過”的負面隱含義。且“好”字經常在負面語境中使用，這種使用語境又進一步加深了語言使用者對該結構的負面語義認知，將其看作負面評價結構，常用其表達反意願用法。因此，“好”字的負面隱含語義及使用語境是“好+vp”結構的反意願用法的來源。

“愛+vp”結構的出現和其反意願用法都是由“好+vp”結構類推而來。中古開始，心理動詞“愛、好”經常同義連文使用，二者語義趨於相同，成為同義心理動詞。屬於同義語義場中的詞語，其語義、句法和語用經常發生類推同化。“愛”字在先秦時期，一般只能帶體詞性結構作感事實語，在中古之後出現的“愛+vp”結構是基於同義詞“好”的句法結構“好+vp”的類推。同理，“好+vp”結構有反意願用法，這種用法也可以類推到“愛+vp”結構。因此，在近代漢語中“愛+vp”結構產生了反意願用法。

在“愛/好+vp”結構的研究方面，學者對其在現代漢語中的語義進行了描寫。但對於該結構的反意願用法來源的探究，關注者少，筆者尚未見到相關研究成果。本人不揣淺陋，從語言和文化相結合的角度對該用法的成因略述管見，以就正於方家。另外，本文僅對該結構進行了歷時的語義、語用描寫，以後將從共時層面，尤其是現代漢語中二者語義、語用的發展進行更詳盡的描寫和分析。

主要引書目錄：

- 東漢 許慎撰，清代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西漢 揚雄撰，周祖謨校箋：《方言校箋》，中華書局，2004
 春秋 左丘明撰，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
 南朝宋 劉義慶撰，徐震堦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中華書局，1984
 唐 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1974
 唐 李延壽：《北史》，中華書局，2013
 唐 李百藥：《北齊書》，中華書局，1972
 宋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
 明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香港太平書局，1982
 明 張字烈：《正字通》，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
 明末清初 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清 蒲松齡：《聊齋俚曲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北京發行部，1999
 清 曹雪芹、高鶚：《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中華書局，1977

參考文獻：

- 徐丕華：《“好V”式討論》，《沈陽師範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
 申惠仁：《“好+謂詞性成分（V/VP）”的組合情況分析》，《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09年第4期

- 戴宗傑：《“好V”式及其詞匯化程度》，《樂山師範學院》2009年第26卷第9期
- 趙燕華：《動詞“愛”的語法化過程考察及分析》，《河北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35卷第1期
- 李明、姜先周：《試論“類推”在語義演變中的地位》，《漢語史學報》2012年第00期
- 宋亞雲：《古漢語詞義衍生途徑新說綜論》，《語言研究》2005年第3期
- 朱彥：《語義成分、意義的結構及釋義語言研究的價值》，《辭書研究》第6期
- 徐正考、史維國：《語言的經濟原則在漢語語法歷時發展中的表現》，《語文研究》2008年第1期
- 黃紅娟：《漢語詞匯負面義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 蔣紹愚：《古漢語詞匯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 吳福祥：《漢語主觀性與主觀化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2011
- 蔣紹愚、曹廣順：《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綜述》，商務印書館，2005
- 江藍生：《漢語詞匯語法論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 羅竹風：《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
-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商務印書館，1999
- 呂思勉：《中國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Study on Counter-willingness Usage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ai/hao + vp”

Hu Yuhua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好 / 愛 + vp” can describe the inclination of somebody or something, and usually the “VP” represents the things that the speaker would subjectively prefer not to happen. So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clination of things or somebody involved and the willingness of the speaker. The author defines it as the usage of counter-willingness. With corpus data, this paper counts the usage cases of psychological verbs “好、愛” in some representative works, analyses them from semantic and pragmatic perspectives, and tries to explain why there exists the usage of counter-willingness of this syntactic structure.